

審視男權統治

—蒂姆·傑肯斯於 2011 年 5 月在「美國東岸男性解放領導者」研習班的一篇講話

讓我們來看看男權統治怎樣影響了我們。是誰在指揮你幹這幹那？是誰最讓你倍感到生活的艱辛？有時候，那個人可能是學校的女老師或者是你的家庭成員，尤其是當他們把所遭受到的壓迫朝著你發洩的時候。（許多男嬰都有類似境遇：他們受到歡迎，這很不錯，但是同時，他們的母親也希望他們能夠與別的男人不一樣。）然而，最有可能是另一種男性猶苦模式在控制你的生活。

男性對你的控制

我們接受了男權統治，並且以它對待彼此，對待女性。我們過一會兒再討論後一點，現在我想看一下這第一點：也就是，每個男人都被訓練去控制他人。

在當今社會裏，總得有人成為控制的一方。這是大部分社會運作的方式。有人發號施令。也許你納悶為什麼會是這樣，但這就是事實。所有的社會都如出一轍。這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這樣的狀況究竟是有道理的還是偶然發生的並不重要。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男性掌控著一切。男性控制著你。你們被以各種方式分隔，並且受男性的控制。這種狀況發生在各種各樣你所接觸到的各類機構、場合中：教堂，學校，公共交通體系，電視，廣播，你的家庭。機構越大，顯現得越整齊劃一。（在家庭中的情況不太一樣，因為在家庭中往往誰占了上風誰就能夠壓倒其他人。）

讓我們來看看，談談那些控制我們的男性。有可能是我們的父親，兄長，伯伯或者是鄰家年長些的玩伴。每個人都想占上風，每個人都在壓迫之下尋求控制他人的機會。

我們中有些人放棄了控制他人。有些人變得沉默，悶悶不樂，隱藏起來，拒絕那樣去做。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都伴隨著來自於男權統治的猶苦模式。我們都有那樣的模式，如果我們好好審視一下這種現象的話，會獲益良多。那麼，讓我們來做一個短暫的相互傾聽，每個人 6 分鐘，回顧一下小時候壓迫我們最多的男性有哪些。

我們控制了誰？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控制了誰？我們知道，猶苦模式迫使我们以他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對待他人，也就是說，當我們不再是那個最弱小的人時，或當我們佔據明顯優勢可以不再忍受被別人踩在腳下的時候，我們會把那種猶苦表現出來，我們會去將別人踩在腳下。在家庭裏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不僅如此，在所有鼓勵這樣去做的團體裏，我們被壓迫而且還將壓迫傳遞下去。我猜想充分展現了這種現象的地方是在男校裏。在那裏，男孩們被塑造成去壓迫和恐嚇那些比他們弱的人。我們這裏有多少人曾經上過全部是男生的學校？哇（不少啊）！

當我們以僵化模式行事的時候，衝擊它們就會變得更加困難。處理我們受到的傷害就容易多了。我們會覺得處理這些傷害合情合理，對傷害我們的人發火合情合理。我們覺得我們的傾聽夥伴會同情我們，即使她/他不能完全理解我們。

當受的壓迫無法忍受的時候，我們就會發洩出來，這同樣令人悲哀，同樣帶有毀壞性，同樣對我們自己造成傷害。但是，我們該怎樣去談論這些，向誰去談論這些事情的發生帶給我們的痛苦呢？相互諮商之外的人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往往會誇大其詞，說自己是多麼殘忍，多麼令人無法忍受，試圖獲得空間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這並不奏效。

即使在相互諮商裏，這也可能不是容易的事。當我們談到我們作為一個壓迫者的時候曾經是多麼沒心沒肺，多麼卑鄙地傷害過他人時，很難相信他人會記得我們也是多麼善良、親切、可愛的人。卑鄙是我們最難容忍的品性之一，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卑鄙的聲音，覺得即便發洩物件是人也沒關係。

那時，我們已經完全忘記了（對方是人的）那個事實。我們的意識讓位於我們迫切的發洩欲望，我們所有人都做過這樣的事。我們所有人都被一再地激起僵化模式，足以讓我們忘掉那個偶然間成為我們的發洩物件的是個人。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把比我們小的兄弟姐妹當做發洩對象（*箭靶），因為他們離我們最近。

這樣的僵化模式是怎樣形成的並不重要。我們需要去處理和宣洩它對我們的心智產生的影響。這就是我們當下需要面對的現實。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能夠去除掉它。儘管我們為它的存在感到非常內疚，我們仍然必須要下定決心去處理它。（有時候我們的自我防衛太高，以至於我們不會為它覺得愧疚。）

我們是幸運的

男權統治，像所有其他的壓迫一樣，對人們的生存狀況有著重要的決定作用。所有壓迫的終極目標都與確保經濟剝削有關。各種壓迫的作用是將所有人劃分開來，讓人們彼此之間產生芥蒂，從而無法結盟並集中智慧去創造一個讓人人都獲益的社會。

我們不能接受壓迫者的僵化模式。我們得與之抗爭，即便還不能宣洩它。為此，我們已經做出了相當多的努力，才達到今天的這個局面，更要利用已取得的進步去加速這一進程。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有機會去宣洩我們困惑的壓迫性的一面。我們很幸運有這樣的機會。我們經受過所有這些困擾，包括把它投射到其他身上，而現在我們可以停止這一切。這種困擾不必再繼續傳給下一代。因為我們已做的努力，我們確實有這樣的機會去阻止它並且不讓它從我們這裏傳遞下去。

這正是我們需要做的。我們努力去阻止它，我們努力去解決所有的這些困擾使它們不會再繼續傳遞下去。

我們是第一批真正能對它做出選擇的人。我們可以阻止自己去傷害別人。這是我們需要做到的第一步。我們要對自己犯過的錯誤承擔起責任，並且去思考那些錯誤，這樣我們就不會繼續將這些東西傳遞給他人，就像它們曾經被傳遞給我們一樣。

「以牙還牙」

那些困擾的一個表現是「以牙還牙」。我們會理直氣壯地攻擊某個人，因為是他/她先挑動的。小時候常常爭辯說「是他們先開始的。」一旦被挑起來，就覺得有理由把所有的困擾都發洩出來。他們只不過惹了一點點小事（笑聲），我們就打開了發洩的閘門。我們可以審視一下覺得發洩自己的困擾是合理的所有的方方面面。

一旦我們被激起來了，我們就把其他的困擾也都調動起來，正是這時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以及其他壓迫都乘機捲入進來。開始只是個人觀點的分歧，觸碰到了個人的模式，接著兩個人都開始相互投射自己蓄積已久的猶苦。

對女性的控制

我們再來看看針對女性的男權統治模式。這在社會上是很普遍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一點。你在什麼情況下會對女人生氣？你有多容易對女性發

火？與女性相處的時候你得花多少時間來控制你對她們的不滿？（笑聲）你也許試著去轉移注意力，試著去想別的什麼東西，這樣你就不會火冒三丈。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和女性之間的關係。男權統治是怎樣影響這些關係的？我們來看看誰會對女性生氣？——願意舉一下手嗎？誰會對你很關心的女性生氣？誰會對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生氣？你悟到了什麼，是嗎？有多少時間你沒受到男權統治的影響？有多少時間你覺得你在隱藏起它？（笑聲）

即使你沒有和女性保持親密關係，是什麼讓你開始對她們生氣的呢？你什麼時候會變得不耐煩？你什麼時候會去糾正她們？你什麼時候會催促她們？你什麼時候會試著去告訴她們什麼是真相？你什麼時候會輕視她們？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不尊重她們，她們的想法和她們的抗爭？在什麼情況下她們的反抗在你看來是不值一提的？在什麼情況下她們的抗爭甚至讓你難以思考？

一個讓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就是美的創造和秩序的創建。關心環境和關心我們自己涉及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讓環境展現出我們最好的品質和我們想做的事就需要團隊、資源以及智慧。環境可以是通向未來的通道，而不是裝著我們的過去的壁櫥。很多男性都住在裝著我們的過去的壁櫥裏。裏面一團糟，讓我們不舒服，但是我們簡直麻木不仁，無法把它弄得讓人愉快。我的困惑是一方面把個人的環境弄得更加賞心悅目，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操縱的消費主義。我為什麼要買那個東西呢？是因為它很可愛嗎？總之，我覺得女性在審美和秩序方面（比男性）更勝一籌。

我們需要考慮所有這些方面。我們得去處理那些我們容易受到刺激而觸動自己的僵化模式的地方，去處理那些讓我們忽視女性的想法和抗爭的地方。我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男權統治和性別歧視是怎樣扭曲了女性的存在，並且讓一切都變成了爭鬥，讓我們往往不能夠做到尊重女性。（完）

~~~~~  
本文摘自 Present Time，2011 年 10 月刊，第 61-62 頁

楊斯卓譯 陳平俊校 2012 年 2 月

繁體中文修改 林意雪

From Present Time, 2011/10, page61-62